

B77

百年大计

短篇小说集





百年大计

短篇小说集

164 乙

0.32 乙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百年大计

(短篇小说集)

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6·682 定价：0.32元

目 录

铁山妹·····	山 鸥 (1)
百年大计·····	胡树国 (13)
轮飞万里·····	王锡峰 (22)
杏花怒放·····	陈树勤 (37)
“统”丫头·····	徐楚清 (48)
“老保管”·····	晓 利 (57)
龙岗风云·····	海洋 向群 (72)
老首长·····	刘富道 (86)
“龚大夫”·····	李永朝 (97)
在同一条道路上·····	李德复 (110)
左右开弓·····	晓 峰 (118)
裁判员·····	刘汉南 (131)
李铁锤·····	苏檀岭 (143)
新鲜血液·····	曹策前 (151)
谁是个红小兵·····	陈昆满 (158)

铁 山 妹

山 鸣

说起我的小姑子山妹，真叫人又疼她，又气她！论思想，她是才纳新的共产党员；论才干，高中毕业，下笔滔滔，田地农活，件件在行；论人品，又机灵又俊俏。去年冬，队里选她当了妇女队长，她带着“半边天”，把革命生产搞得火炭似的。山妹样样好，就是有一宗叫人不放心：头上长角，喜欢铁顶。村里村外的人都管她叫“铁山妹”。就是她这“顶”劲，尽得罪人啦！

有人说：“山妹喜欢顶，给找个合适的人磨磨她头上的棱角就好啦！”我一想，说的也在理，山妹今年都二十六、七了，我这个做嫂子的，也该帮她找个好对象啊！

我下了这锅米，就选着人烧火。那天我到供销社买盐，正遇上副业队长杨同书套着马车拉化肥回来。我跟他一路走，一路掏出了心里话：“同书啊，我家山妹也不小了。你搞副业四处跑，给她找个合适的对象吧！”

同书想了想，问：“山妹是高中毕业吧？”我说：“可不是，人家在城里住了几年高中哩！”

他说了声：“好哇！”又皱起了眉头：“不过，不晓得山妹那个顶劲改了没有？”我急着给山妹找对象，顺口说：“树还有个

长叶落叶的时候，人么样就没个变化？”同书说：“好，我先找她谈谈。”

我俩顺着盘山公路向我们杨家山生产队走来。山顶上，一片片果木林，满枝挂着梨子呀，柿子呀，桔子呀，黄橙橙的；山坡上，一块块梯地，熟透了的包谷，秆壮棒子肥；山沟里，一层层梯田，金灿灿的稻谷，穗大粒儿饱……我们喜得合不拢嘴，真是批林整风推动了生产，到处是一派丰收景象啊！

正走着，一阵山风刮过来，传来了二婶的争吵声：“你才当了几天官，就六亲不认啦？”

我们拐过一个山嘴，只见田埂上站着一位赤脚姑娘，翘着羊角辫，一对大眼明闪闪的。唉呀！那不是我家山妹吗？是她在和二婶顶嘴呀！二婶一手叉腰，一手比划着说：“山妹，你不念别的，就念我们又是邻，又是亲，断了骨头连着筋，也该给你二婶留个人情哪！”

山妹脸上挂着笑，可那张嘴还是不让人：“二婶，你想想，要是大家只讲人情，党的政策怎么能落实？集体经济怎么能巩固发展？二婶，我们乘着集体的船，可要朝着集体开呀！”

二婶还是偏着脖子吵：“么样？还要你二婶返工不成！”

“不合质量就要返工！”随着声音跑过来一个浓眉毛、方脸盘的棒小伙，是曾二牛。他把粪挑子往田埂上一摆，双手叉腰说：“今儿你把山吵崩也得返工！”

“二牛，你算那路杀出来的黑旋风，拦腰砍一板斧！”二婶喷着唾沫星子吵。

二牛粗起喉咙：“二婶，你不讲质量，只顾挣工分，就得批评！”

山妹又要开口，我一看这阵势可着了慌，赶紧跑过去拉住山妹的手，说：“山妹，让一句好不？”

“对损害集体的事就是不能让！”山妹指着二婶站的稻田，话音不高，可落地能够砸出坑儿：“队里规定，块选稻种，要把高秆谷穗全部抽去。大伙都为革命种田，保质保量，可她窗棂上缠藤条，格外一条筋，为了挣工分，撇下好多没抽。嫂子，这质量上面可有路线哪！你说呢？”我扭头一看，可不是，稻田里还有不少高出一头的稻穗，昂着脑袋象是在放哨。

我不好言语了。可同书凑了过来说：“山妹子，古人不是说，为人处世都要讲个‘仁义’吗？何苦呢！”

你看山妹的嘴巴子多硬，她头一扬说：“啥‘仁义’！老哥子，你是中了孔老二的毒！”

同书并不恼：“啥孔老二、孔老三的，我还没跟他搭过腔哩！我是说，都是一家一族的，她又是你长辈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总得讲个情面。”

“老哥子，你又在说这句话呀，你忘了稻谷种成‘三层楼’的教训哪！”山妹一转身，指着下面那几块高矮不齐的稻谷，说：“去年选种的时候，二婶不讲质量，那会队长要她返工，你打这过，说：‘算啦！都是一家一族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’结果，她有一块没返工，成了‘三层楼’，给集体造成了损失。老哥子，讲情面，不讲是非，不讲路线行吗？”说得同书眼瞪着，嘴张着，没词儿了。

这会儿，老队长杨三叔也挑着粪赶来了，他笑呵呵地对二婶说：“二嫂子，不要光看到你那几个工分，要看到集体的金山、银山哪！”好多社员也都围上来替山妹帮腔。二婶象是明白了啥理儿，再没开口，认真返起工来。山妹也跳下田帮着返工。

这个时候，我扭头看看同书，他连人带车没影儿了。我想，糟啦！准是人家嫌山妹好得罪人。嗨！真是火没进灶就熄了。

一天晚上，我把这事给山妹说了，埋怨她“歪嘴骡子卖个驴价钱，吃了嘴的亏”。

哪晓得山妹倒笑起来了。我问她笑啥，她说：“嫂子，怕得罪人是老好人的作风呀！”还调皮地说出一串顺口溜来：“老好人，老好人，一眼闭，一眼睁，集体大事看不见，个人小事看的清；你好我好人人好，搞得不好出修正。刨刨他的根，流毒蒙住眼，私利迷住心。”我算说不过她那张铁嘴呀！

第二天早晨，我就回娘家了。我娘病了个把月，我都没工夫回去看看，谷子割下地，才回去住了几天。太阳压山，我回到村头一看，小评论专栏贴着几张大字报哩。只见两头贴着的两张是山妹写的，第一张题目是《马车应当往哪里拉？》批评那种重副轻农的资本主义倾向。紧接着的那一张是曾二牛和几位社员写的。他们支持山妹的意见。再接下去，贴的是刘同书写的反对山妹意见的大字报，内容是说：农业来的慢，副业来的现，马车往副业上拉，多挣钱也是为集体。后头一张又是山妹写的，题目是《这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》。一看这张大字报，就知道山妹又在和同书顶牛，真是那里痛

她偏往那里捅！我不由得仔细看起来：

“毛主席号召：‘广积粮’。我们响应这个号召，重要的一条是办好农业，为革命多打粮食。可是我们副业队长杨同书，却违背党支部的决定，在农忙季节，把马车拉去跑商运。这是什么在作怪？这是刘少奇、林彪一类骗子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流毒在返潮，这是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在抬头，这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！……”我看看看着，眼前出现了十多天前山妹拦车的情景：

那天，月亮偏西，山妹就领着社员们下田割谷了。我有两个小淘气缠身，没能跟上趟。等我把他俩伺候上学，太阳已经冒山了。我正愁晚了，见同书套着马车往县城里跑，我忙叫他带我一程。同书鞭子一摇，转眼工夫，就来到了山妹割谷的三岔路口。只见斜对面一人喊声“停车！”一个箭步飞上山间小道，活象离弦的箭，朝马车直插过来。她冲到马车前，一扬手拦住奔马，大喊一声：“吁！”那马就跟钉子钉到地上一样不动了。我定眼一看，呀！是山妹！她卷着裤腿挽着袖，拿着一把亮闪闪的镰刀，背上湿漉漉的，脸上汗珠成串。她擦着汗，喘着气，说：“老哥子，今天马车不是拉稻谷吗，你奔县城干啥？”

同书嘻嘻一笑：“这叫灵活机动。我想趁这好天气，跑几趟商运，抓笔现钱。稻谷，你们可以慢慢挑嘛！”

“我们慢慢挑？”山妹眼睛睁圆了：“党支部不是决定大忙季节，马车务农吗，你么样又变卦？”

同书笑呵呵地说：“山妹，往年大忙季节，咱队跑过商运，今年为啥不能？我这也是雨行旧路嘛！”

山妹擦把汗，微微一笑：“老哥子，那条旧路不是已经批判多次了吗，我们可不能让流毒返潮哇！”说得同书一时好象噤着花椒闭了气，没声儿了。山妹指着三岔路口东边那条公路，说：“你看这是啥？”我赶紧跟过来一看，嘿呀！一队队马车板车，满载着金灿灿的稻谷，鞭声“叭叭”，人欢马叫，向附近生产队奔跑着，好一派热腾腾的农业学大寨的场面呀！山妹笑着说：“老哥子，这才是我们要奔的正路！”

“运肥料，运货物，无非是个活路安排问题，用不着上纲上线！”同书火起来，“我管副业，有权临时作出安排！”说着赶过去，扬鞭赶马就要走。山妹脸腾地胀得紫红，大喊一声：“停下来！”几步赶到同书面前：“同志，我们执行党支部的决定，可不能打折扣哇！”

这当口，老支书柯大伯带着曾二牛几个社员也赶来了。柯大伯微笑着望望山妹，赞赏地点点头，转过身对同书说：“同书，山妹说得对啊！你这老哥子应当向接班人学习，不但要埋头拉车，更要抬头看路哇！”

二牛也虎着眼闯过来就说：“老杨同志，山妹是要你车行正道，这意见提得完全正确，你不应该把它当作耳边风。”同书虽没说啥，可心里不服气，嘟着个嘴。

山妹对老支书说：“柯大伯，我建议开个支部会，好好帮助帮助同书。现在坚决按支部决定办。”柯大伯点头同意。同书只好掉转车去运稻谷……

我正想着，有个人闪到了我眼前。一看，正是杨同书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只感到脸没处搁。那知同书却笑呵呵地说：“大嫂子，山妹顶得对！大字报轰得好哇！支部会上山妹

又和大伙一起帮助我，给我开了窍。我一想，也多亏了山妹，要不我又犯了个回头错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我才松了口气，说：“山妹年轻，你这当老哥子的别在意，多帮助点！”

“没啥，我还要给山妹办件好事哩！”说罢笑笑走了。过了个把月，同书对我说：“大嫂子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山妹的事有眉目啦！”我问：“啥事？”他说：“我给她在城里找了个对象，还给她在城里找到了工作。不知她愿意不愿意？”我说：“这是打着灯笼找不到的好事，她还不愿意！你坐，我去找她回来谈谈。”

我出门问二婶，说是她看见山妹在给军属王大爷挑水。我赶过去，王大爷说山妹挑罢水去帮助做抗生菌肥去了。我赶到村头，曾二牛几个青年说，山妹在这干了一会又走了。我心里埋怨道：山妹呀，你可真是个大忙人啊！再捉会迷藏晌午过了。我没好气地往回走，路过自留地顺便摘了包眉豆，撩起布衫兜回来。

我走进院子，就听屋里山妹和同书谈得好起劲。我不好去打搅，就坐到门槛上掐眉豆，只听同书说：“山妹，我给你活动活动，分到城里百货商店当营业员可好？”

山妹问：“你怎么样活动呀？”我没听清同书说了两句啥，就听山妹笑着说：“哎呀呀，叫你费力啦！”

同书得意地说：“吃鱼还得理个刺呢，办这事能不费力？不瞒你说，这个把月，我进城好几趟，亲戚朋友托了好几个，不容易啊！”

山妹说：“可惜我不能去。”

同书问：“为啥？”

山妹说：“你这是走后门，门洞矮，门槛高，走着碰头碰脚。”

同书说：“嗨！什么后门不后门，能进城当营业员就不错！”

“不看水情小心翻船哪！”屋里头山妹的嗓门好响：“走后门是受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，这股歪风我们应当顶住！”

同书说：“你咬个牙印：到底进不进城？”

山妹说：“牙印不是早咬了，后门不能走。”

同书声音小了些：“山妹子，你真傻，到嘴的肥肉往外吐！实话给你说吧，我表弟玉新还没对象，玉新你该了解吧，跟你从小学到中学都同窗，现在城里当营业员……”

山妹打断同书的话：“老哥子，我这个人喜欢巷子里赶猪直来直去。你别拐弯抹角好不？”

同书说：“好，放直点，将来我从中给你俩提说提说，嘿！到那时候，双职工，多好！”

山妹叫起来：“哟！说来说去，你的馅儿包在这呀！老哥子，不是我批评你，你年纪比我大，更知道路么样走。你应当教育我们青年服从革命需要，可不要光为自己拨算盘呀！”

同书说：“好，算我为自己拨算盘！”话一完，气呼呼地出了门，见了我窝火地说：“大嫂子，我算出力不讨好。”这会儿我也憋了一肚子火，心想山妹呀，别人辛辛苦苦给你端上饭菜，你一脚把桌子给踢了！叫我么样办呀！我说：“同书，你是老哥子，不要跟山妹子一般见识。她从小爹娘就被地主折磨死了，是有娘养，缺娘教哇！”山妹一听，追出来，脸上沉

得要下雨：“嫂子，谁说我有娘养，缺娘教，党是我的引路人，贫下中农就是我的亲爹娘。我回乡以来，是他们教我活怎样干，路怎样走。老哥子如今走偏了，应当批评。”我不知说啥好，同书可一甩袖子走了。

说来也怪，山妹却主动找同书谈心了。有天晚上，我做好饭都快等凉了，还不见山妹回来。到村子里找了一圈，原来山妹在同书家。嘿！她正和老支书、同书坐在明闪闪的电灯下一块学啥哩！我走过去，听山妹念道：“……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，还存在着阶级、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，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……”哟，在学习党的基本路线！

老支书叭嗒两口旱烟，问：“同书哇，你想过没有？你工作蛮辛苦，可为啥老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摇摇晃晃？”

同书抓抓头皮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这……”

“我看你是脑子里少了个纲！”山妹闪着亮眼睛说。

“对！”老支书美美地吸了两口烟：“是忘了基本路线这个纲。你看人家山妹能辨风向，敢顶歪风，就是她心里时时想着党的基本路线。”

同书没说啥，从山妹手中接过毛主席的书认真学起来……

山妹从同书家出来，我奇怪地问：“山妹，你把人家得罪了，还给人家谈个啥心？”她头一偏反问我一句：“嫂子，一个阶级兄弟掉队了，你说说我们应当么样办？”我学着她的口气：“你说呢？”她调皮地说：“还是老支书说的，照党的基本路线办，拉起来，一路走嘛！”我没言语，可心里挺乐：真是树

长根，人长心哪！

这以后，我就把山妹的亲事搁下了。可没多久，听别人说，山妹有对象了。我想，到底是自己做饭吃着香啊！可我扳着指头，对村里的小伙子挨个数，都觉得跟山妹配着不合适。晚上，我到山妹房里准备问问她。山妹到底是读书人，窗台上，桌子上，放了好多书，我过细一瞅，有马列的书，毛主席的书。山妹正坐在电灯下，一手捏住红铅笔，一手托着下巴读书哩。我问：“山妹，读的啥呀？”她说：“十大文件。”她站起来让我坐到床帮上。我小声问：“山妹，听说你有对象了。谁呀？”她抱住我的脖子，贴住我的耳朵说：“曾二牛。”

“曾二牛？”又是一个傻顶货！我说：“山妹呀，你一个人顶就算了吧，还要找个帮忙的！”

山妹哈哈一笑，长眉毛向鬓角一挑，说：“嫂子，老支书不是常说，要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，就得敢顶歪风邪气，敢同错误路线斗，嫂子，遇到错误东西，你也应该顶呐！”

我说：“就是尽得罪人。没几天时间，你就接二连三得罪了二婶，同书……”

山妹听了反而笑得更响了：“嫂子，要是大家都怕得罪人，见了错误倾向不抵制，见了错误路线不反对，让资本主义复辟了，到那个时候，贫下中农又要吃二遍苦，受二遍罪。这才叫得罪人哪！再说，‘得罪’二婶、同书，也是为了帮助他们嘛！”

你看她这张铁嘴！说得我一时不知么样开口。过了一会，我故意问她：“那不是要准备办喜事啦？”

“还早哩！”说罢，她又坐到桌边去学习了。

俗话说：没有不透风的墙。第二天我上工，二婶在路上拦住我：“她嫂子，听说你山妹有对象啦？”我说：“还是个傻顶货！”二婶嘴一撇：“可不能那样说！山妹眼里有杆秤，找的对象好点啊！”我脸一红：“二婶莫笑话，还好个啥！”这时我背后冒出个杨同书，停住拉肥料的车，插上来说：“你到村里访问问，那个不夸！”我见了同书先有三分不好意思，不免低下头说：“还夸呢，把你们顶苦啦！”

同书一笑：“顶的好哇，叫我少犯了个错误！唉，以往我还怪山妹呢，现在我明白了，那都是自己路线斗争觉悟低，中了流毒，跟着歪风跑。多亏党支部和山妹把我拉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。”

这会儿，老队长领着一群上工的社员从这过，也帮着打闹台，说是农村很需要山妹、二牛这样的接班人。哦！他们是来帮山妹给我做思想工作怎么的，说得我可真拿不定主意了。孩子他爹在城里当工人，我决计把他找回来，好歹叫他做个主。过了几天，我刚上公路，就见开来了一辆车停在路边上，从里面下来两个人，一个是老支书柯大伯，一个正是孩子他爹。柯大伯见我眉毛眼睛都在笑：“杨家嫂，听说你家山妹找了个好对象！”我说：“好啥！”孩子他爹说：“是好嘛！”我说：“又是个爱顶的呀！”他哈哈一笑：“顶歪风邪气有什么不好？你想过没有：山妹为啥敢顶，你为啥怕顶？”柯大伯接着说：“山妹一心为公，想着大局，你脑袋瓜里头还有旧思想啊！”

几句话一拨，霎时，山妹为集体为革命敢顶敢斗的事儿，都在我眼前出现了。山妹说的那些话又在我耳边响开了。我

算明白了，山妹头上长的是只宝角，顶的对呀！不过我还有
一宗不明白，我说：“山妹应当顶，可总得有完。有了她这样
顶到啥时为止呀？”

恰巧山妹挑化肥打这过，笑哈哈地答我一句：“嫂子，远
着哪，我才刚刚开始练角哩！”说罢，甩开大步，闪着扁担，
迎着火红的太阳飞去。

老支书他们望着她笑了，我也跟着笑了。

百年大计

胡 树 国

建筑队指导员王大成和队长乔铁吵架的消息，象一阵风，不一会，就传遍了三〇一工地。到工间休息时，工人们就你一句、我一句地议论开了。有的说，我们队长是“火爆队长”，火一点就着；可指导员是有名的肉脾气呀！你是条犟鼻子牛，他能把你驯服……这一刚一柔，历来配合得满好，今日咋法吵得那厉害呢？！

也有人说，这场争论，是“火爆队长”有理，一向办事稳妥的指导员走了火。

原来，在讨论三〇一工地厂房施工时，“火爆队长”把建筑这个厂房的施工队里的一个小砌工陈小新的名字勾了。指导员不叫勾，队长非要勾，接着就气呼呼地拍着指导员的肩膀说：“伙计，这是工地上的骨干工程，又要保证质量，又要抢时间，要挑最好的上。”

“我晓得。”指导员说。

“这可是百年大计，质量第一呀！”“火爆队长”性急地又补充了一句。